

## 翻譯和外語教學的交融再興

廖柏森

書名：*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Pedagogic approaches explored*

原文作者：Sara Lavio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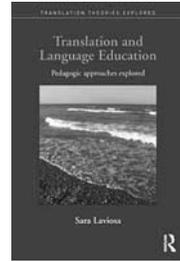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2014/7/28

ISBN：978-1-138-78989-0

頁數：174 頁

定價：43.95 美元



外語與翻譯教學之間的關係從羅馬帝國時期迄今，向來就充滿愛恨糾葛、分合不斷。特別是在歐洲自 16 世紀，拉丁文從社會主流使用語言 (dominant language) 演變成學校中的學習科目 (school subject)，教學方式強調文法和翻譯，使外語學習體制化，一直沿襲至 19 世紀都把翻譯視為重要的外語教學方法 (Richards & Rodgers, 2001)。之後隨著歷史的進展，學習外語的目的和方法愈來愈多樣，外語和翻譯學習的關係也就愈顯錯綜複雜。有時翻譯具有主導或輔助學習外語的功能，但有時翻譯的地位卻被邊緣化、甚至污名化為干擾外語學習。

幸而由於 1970 年代認知科學的發展，許多研究發現學習外語並不僅是模仿外界的語言刺激，而是學習者在接受外語刺激後，再利用母語翻譯和先備知識 (prior knowledge) 主動思考歸納外語的規則，發展外語

的能力。我們對學習外語過程中，母語和翻譯所提供能夠認識外界事物的基模 (schema) 及其它協助有更深入的理解。再加上全球化浪潮大興，各國對於語言服務的需求爆增，翻譯產業規模隨之迅速成長。翻譯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也逐漸為學術界接受<sup>1</sup>，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紛紛設立翻譯系所和課程，而為了增進成效，翻譯教學的理論建構和實務工作也逐漸受到重視。我國也不例外，目前國內大學除了有七所二系<sup>2</sup>的翻譯系所之外，英外語科系也都必開翻譯課，更增設大量翻譯學程和課程供不同科系同學都有學習翻譯的機會，也因此教師有必要對於外語教學與翻譯之間關係具備更精確深入的了解。而 2014 年英國學術出版社 Routledge 所出版專書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就提供了較新的翻譯與外語教學之論述和方法，值得國內教師參考借鏡。

該書作者 Sara Laviosa 目前是義大利巴里大學 (University of Bari Aldo Moro) 教授英語和翻譯的高級講師 (Senior Lecturer)<sup>3</sup>。其著作除了本書之外，另有一本合著 *Linking Wor(l)ds: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以及多篇期刊和專書論文。Laviosa 也具有豐富的跨國教學和翻譯經驗，曾赴英國、捷克、羅馬尼亞、美國和義大利等國大學教授語言和翻譯課程，此書就是她多年遊走不同文化、教學相長的珍貴結晶。

全書共有九章，除最後一章結論外，其餘八章依內容可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前兩章，提供全書觀點的歷史回顧，亦即翻譯在各種外語教學法中的角色以及翻譯再度受到重視的理據，為全書鋪陳背景、奠定基調。第二部份為第三章至第六章，介紹兩種近年來新起的語言和翻譯理論，以及作者實施的教學方法，是全書最有新意之處。第三部份是第七和第八兩章，作者分享她在美國和義大利兩所大學教授語言和翻譯的實際案例，為前幾章提出的論述和教學法提供實際教學的過程和反

<sup>1</sup> 學界一般是以 James S. Holmes 於 1972 年發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olmes, 2004) 一文將翻譯學術的研究領域正名為 Translation Studies。

<sup>2</sup> 截至 2015 年止，國內共有七所大學提供翻譯碩士學位（臺大、臺師大、輔仁、長榮、彰師大、高雄第一科大、文藻），兩個翻譯學系（長榮、文藻）。

<sup>3</sup> 這是英制的教職頭銜，其實應等同於我國和美制所稱的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思。以下就各章內容分別析論之。

第一章為語言教學法的歷史發展綜述 (Historical overview)，作者回顧了從 18 世紀至今的九種主要語言教學法以及翻譯在當中所處的地位。其中翻譯扮演重要角色的教學法首推文法翻譯教學法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教師常用學生的母語教學，文法規則和例句常用外語和母語的字義翻譯 (literal translation) 並列教導，也常以翻譯練習外文字彙和文法，例如將外語譯入母語和母語譯出外語等。其它語言教學法例如前改革途徑 (pre-Reform approaches)、改革運動 (Reform Movement)、口說法 (Oral Method)、情境語言教學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結構語言教學 (Structural Language Teaching)、聽說教學法 (Audiolingual Method) 和溝通語言教學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對翻譯在語言學習上的功能則各有不同看法，有些教學法是用翻譯來解釋外語、有些是作為讀寫練習或比較母語與外語的差異，但並未普遍使用。至於絕對反對使用翻譯則是直接教學法 (Direct Method)，堅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使用翻譯，以避免浪費學習時間和母語干擾。大體觀之，20 世紀之後大部份語言教學方法都傾向少用翻譯，並未將翻譯視為輔助學習外語的重要工具或技能。

第二章翻譯的再興 (The revival of translation)，是從理論論述、實徵研究和教學案例三個層面出發。作者指出過去二十年來外語教學界已重估翻譯的定位和貢獻，在理論論述方面，有幾位學者如 Alan Duff (1989)、Kirsten Malmkjær (1998)、Stuart Campbell (1998) 等之專著致力擴大外語教師對於翻譯的視野，認為不論是書寫或口說的翻譯都是種自然溝通的活動，而且翻譯時還要注意文本類型、語域和風格。換句話說，翻譯不僅是輔助學習外語和測驗語言能力的有效方法，還可強化理解母語和外語間的異同，而且翻譯本身就是一種綜合性的語言技能。其次在實徵研究上，作者引用不同語言組合之間所做的實驗和調查研究結果，來支持翻譯是有助於評量外語能力和教學的工具，包括文法、字彙、聽說讀寫等。最後在教學案例中，作者陳述 1970 年代興起的社群

語言學習法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sup>4</sup> 如何使用翻譯來增進學生英文寫作能力的教學步驟。接著又介紹 Guy Cook (2010) 的專著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書中以翻譯作為外語學習的目的與方法，並視翻譯為成功學好外語的主要指標，是提倡在外語教學中全力擁抱翻譯活動的代表作。

第三章介紹生態途徑 (ecological approaches) 的語言觀點，為第四章的多語途徑 (multilingual approach) 和第五章的整體途徑 (holistic approach) 教學法奠立論述基礎。生態途徑把語言視為一種與其它意義產製過程相互合作的符號生態系統 (semiotic system)，突破過去只把語言看作是受文法規則束縛的單位結構系統 (structural system)。因此語言是人類思想、行為和權力之間的「關係」(relations)，而非僅是字彙、句子和規則組成的「物件」(objects)。也因為生態途徑強調語言象徵文化的實相 (reality)，外語教學的核心應該是文化教學，而文化意識 (cultural awareness) 既能提升語言能力，同時也展現語言能力的成果。簡言之，語言成為人類文化、認知和溝通的交會區 (intersection)，以及扮演理解、再現和溝通實相的角色，超越傳統認為語言只是種溝通工具的觀念。

第四章闡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德文教授 Claire Kramersch<sup>5</sup> 所提倡的多語教學法 (multilingual language pedagogy)。不過此處的多語教學並非於課堂中教授多種語言，而是一種教學觀點。Kramersch 主張語言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符號系統 (symbolic system)，讓我們理解外在世界並發展自我觀念。且因語言與文化、認知、溝通和意識交織而密不可分，所以學習外語即意謂豐富自我觀念，乃至於建立多語的自我觀念 (multilingual sense of self) 或多語主體性 (multilingual subjectivity)。而既然語言是種符號系統，學習多種語言就可發展符號自我 (symbolic self)、增進符號能力

<sup>4</sup> 社群語言學習法的典型的教學方式是請每位學生先用母語發言，再由老師翻譯成外語，接著學生複述外語。這些師生對話都會錄在錄音帶中，之後師生再一起檢視他們的語言學習成果。這種藉由翻譯來照顧每位學生特定的學習需求，有助於創造一個安心和合作的學習外語環境。

<sup>5</sup> Claire Kramersch 是在美國教授德文的法裔教授，擁有多元語言和文化的的生活背景，學術專長為應用語言學、第二語言習得、篇章分析和文化與社會理論。

(symbolic competence)，有意識地認清自己在這多元文化社會裡的定位。會說外語並不僅只代表會使用某一國家的語言系統，而是能夠以全新方式看待自己的符號自我 (Kramersch, 2009)。在此思路架構下，課堂教學需要提供能讓學生體驗和使用符號能力的溝通任務。因此 Kramersch 建議在高階語言班使用翻譯，因為翻譯可有效探索不同符號系統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在發送者與接收者心目中所引發的聯想。Kramersch 也澄清她所謂的翻譯不是文本 (text) 與文本的轉移，而是思考以某情境 (context) 取代另一情境的可能性。而情境即是整全的生態，文本只是此生態的一部份。翻譯在 Kramersch 的教學法中可用以提升符號能力，對於語言的客觀指涉和主觀建構意義皆可深層了解，角色相當重要。

第五章登場的是美國麻薩諸塞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 Maria Tymoczko<sup>6</sup> 的整體文化翻譯觀 (holistic cultural translation)。她指出目前把翻譯視為一種轉換 (transfer) 的概念並不足以說明翻譯的跨文化現象，應該是以一開放而又互聯的群組概念 (a cluster of concepts)，例如再現 (representation)、傳達 (transmission) 和文化轉移 (transculturation) 較能含括各種翻譯過程和結果的整體範圍。而相應地，在翻譯文化時就要考量再現、傳達和文化轉移這三類文化交換模式，並且要以一種整體的途徑來從事之。上述理論運用在翻譯教學上，Tymoczko 建議使用腦力激盪，首先讓同學討論一個問題：「意義是位於待譯文本的何處？」(Where does meaning reside in a text to be translated?) 同學討論後會發現意義是流動而開放的，有諸多不同的類別和面向，包括語言、社會經濟、歷史和文化的情境以及交互文本 (intertext) 等等，而不只是存在於文本本身而已。其用意是讓學生得知他們才是意義的產出者。Tymoczko 建議的翻譯教學活動，還包括請學生以同一篇文章，依據不同的讀者群、語域或文體而譯成不同作品，譯完後再討論他們在這些跨語言和跨文化活動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和解決之道。

<sup>6</sup> Maria Tymoczko 教授的學術專長為翻譯研究、凱爾特中世紀文學、愛爾蘭研究等領域。

第六章整體教學的翻譯 (holistic pedagogic translation) 則是將 Kramersch 的符號能力和 Tymoczko 的整體文化翻譯兩種論述冶於一爐，並置於生態途徑的架構之中，這是本書作者 Laviosa 的創見。而且她並不是紙上談兵、桌前發想，而是執行實徵的文本分析和訪談來驗證上述想法。她的研究假設是透過學習多種外語而發展出符號能力的譯者，會傾向採用整體翻譯的作法；相對地，採行整體文化翻譯者也會增強其符號能力。Laviosa 研究的文本是義大利作家 Isabella Vaj 的著作 *Il cacciatore di storie* (*The Hunter of Stories*)，以及 Vaj 所翻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 Khaled Hosseini 的兩本暢銷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 和《燦爛千陽》(*A Thousand Splendid Suns*)，再加上 Vaj 個人反思翻譯心路歷程的文章、以及與本書作者 Laviosa 的對談和電子郵件通信內容作為資料。Laviosa 論證 Vaj 如何透過譯作讓義大利讀者進一步了解阿富汗的語言文學和文化傳統，具體呈現 Kramersch 的符號能力和 Tymoczko 的整體文化翻譯之核心精神，其言之有物而論證成理，結論符合其研究假設。

第六章證明了 Kramersch 和 Tymoczko 的論述足以應用在譯者的實務翻譯工作上，按理相同的理論基礎應該也能在課堂上實施。第七章和第八章就是作者在外語課堂實施整體教學翻譯觀，培養符號能力的真實案例。第七章有兩個教學案例，在一所美國大學教授義大利文。第一個案例學生在上課前填寫語言自傳表 (language biography)<sup>7</sup>，描述個人學習語言和文化的經驗，反思自己的語言認同。接著作者使用各種不同溝通形式與學生共同探索意義的生成，最常做的活動就是以音樂、影像、文本所合成的多型態訊息 (multimodal message)，供學生觀賞聆聽，並討論這些影像和音樂的象徵性、與文本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傳達意義和激發情感等問題。最後由學生將文本中的義大利文譯成英文，教師再逐句比較檢討。第二個案例的教學程序與第一個案例大同小異，差異在於作者多作了一場學術演講，介紹 Kramersch 的符號能力和 Tymoczko 的整體文化翻譯，並以 Vaj 所譯《追風箏的孩子》作為例子說明。聽完演講

<sup>7</sup> 書後的附錄並附上空白的語言自傳表格供讀者使用。

後，學生撰寫感想當作作業。作者從學生的寫作中看到理論、研究和實作的結合，對於學生培養自我反思和批判思考的成效，學生也能以跨文化和跨領域的觀點來學習外語。

第八章的教學案例是以義大利大學碩士研究生為對象。教學方法與第七章的多型態媒體呈現方式相同，只不過使用的文體是詩歌，其音樂和影像也因主題不同而重新挑選，觀賞完後學生都要思考這些視聽訊息的意義和引發的情感，並就教師提出的問題加以討論，最後同樣要求學生透過翻譯活動來體會他們才是意義的創造者。本書最後一章為結論，作者除了摘要全書的重要觀點，亦即翻譯在外語教學的新興重要角色之外，更多篇幅是介紹她為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期刊擔任主編的 2014 年特刊，主題為 *Transla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其中共有 7 篇研究論文，與本書主題相互呼應，是作者在最後送給讀者一個閱讀相關研究文獻的資訊來源。

全書整體而言，架構清楚有序、論理循序漸進，同時探討外語和翻譯教學議題、傳統與現代觀點並呈、教學理論與實務兼具，是近年難得一見的語言教學專著。事實上，外語學習過程中難以避免會牽涉到母語的認知活動，學習者必須先藉助母語的先備知識來發展外語的全新知識，而翻譯就是母語與外語之間的調解活動。翻譯不但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記憶和產出外語，也可降低學習外語的焦慮和挫折感，因此學生使用翻譯作為一種外語學習策略的情況非常普遍。在外語教學上，翻譯也常作為外語練習和測驗評量的方式，有助學生釐清語義和認清學習弱點，還可分析兩種語言文化間的對比差異等（廖柏森，2016），因此外語學習和翻譯的關係極為密切。不過本書前兩章對於翻譯在各種語言教學法中的定位和再興問題之闡釋，並不十分清楚明朗。過去數部外語教學的重要著作如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Richards & Rodgers, 2001) 或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Larsen-Freeman, 2000)，乃至於較近出版的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Cook, 2010) 和 *Transl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t, Harden, & Harden,

2009) 等書，都把翻譯和外語教學之間的關係說明得更加詳實，在此 Laviosa 的貢獻是做了耙梳整理，也引用上述書籍的許多論點和研究作為資料來源，但並未深入探討許多複雜議題。

自上世紀 80 年代興起的溝通語言教學法，迄今仍蔚為全球外語教學的主流，幾十年來學界對於外語教學方法的論述並未見重大突破創新，而本書第三章至第六章提出的幾種論述和教學方法，就成為全書最有新意之處。特別的是，Kramersch 身為外語教育專家，Tymoczko 是翻譯研究學者，兩人的理論與實務背景有別，一般不會將其相提並論。但本書將學習外語的符號能力和整體文化翻譯兩種論述融合，並以實徵研究和教學案例證成其可行性，可望為外語和翻譯教學的關係另闢一條蹊徑。臺灣的外語和翻譯教師應皆能從此獲益良多。只是 Kramersch 和 Tymoczko 的著述眾多，本書因囿於篇幅，對於兩位學者原著中許多抽象複雜的概念必須從簡闡釋，難以詳述。建議有心的讀者自行參閱本書提供 Kramersch 和 Tymoczko 的原作書目，以期對多元語言文化教育和整體文化翻譯觀有更深入的認識理解。

本書也有其侷限，第一在於全書雖以英文撰寫，但作者 Laviosa 是在義大利的大學任教，她在書中第七章和第八章所使用的譯作材料和教學範例皆是義大利文和英文的對譯，所教學生也都具有多語的生活背景。這種教學情境與臺灣的課堂不免有些距離，不見得能將書中的理論論述和實施程序移植到國內操作。其次，許多第一線教師感興趣的是具體教學步驟和教材，而本書內容還是以論述取向居多，可能無法符合教師對於指引實際教學的期待。最後要強調的是，本書翻譯教學的觀點是屬於「教學的翻譯」(pedagogical translation) (Delisle, 1988)，也就是以翻譯為一種教學方法或工具，最終是以提升外語能力為目標，同時也將翻譯視為一種包括說聽讀寫的綜合性外語技能，筆者將其稱之為「語言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language skill)。這種觀點有別於訓練專業口筆譯者的翻譯教學型態，視翻譯為一種專業技能，筆者稱之為「專業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 skill) (廖柏森，

2014)。因此本書較適用於有意將翻譯活動整合到外語教學中的教師，而不一定是培訓專業口筆譯員的課堂。

總而言之，過去翻譯常被視為學習外語的原罪或干擾，許多教師避之惟恐不及。但本書提出眾多實徵研究，證實翻譯在外語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也為外語教學帶來新興氣象和寬闊視野。目前翻譯在外語教學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多元，在研究上也需要更多跨領域的理論基礎和教學實務來支持，這本書就是個值得肯定的起點，後續也有待國內學者和教師投入教學研究，早日發展出適合國內外語教學需求的翻譯論述和方法。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 廖柏森 (2014)。翻譯教學理論、實務與研究。臺北：文鶴。
- 廖柏森 (2016)。英語與翻譯教學：觀念與實務。臺北：秀威經典。

### 英文文獻

- Campbell, S. (1998). *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Cook, G. (2010).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An argument for reassessment*.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isle, J. (1988).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Ottawa, Canad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 Duff, A. (1989). *Translation*.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mes, J. S. (2004).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 (pp. 180-19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ramersch, C. (2009). *The multilingual subject: What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say about their experience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rsen-Freeman, D. (2000).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lmkjær, K. (Ed.). (1998).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Manchester, England: St. Jerome.
- Richards, J. C., & Rodgers, T. (2001).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A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2nd 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tt, A., Harden, T., & Harden, A. R. O. (Eds.). (2009). *Transl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